金罍子

金罍子上篇卷之七

明上虞陳絳用揚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古

高帝劉媪夢與神遇

五峯胡仁仲曰讖緯之書謂慶都感赤龍之精而生堯簡狄吞玄鳥之卵而生契人迺與繁氣交而生子無是理矣西漢薄太后夢蒼龍據腹而生文帝若非史氏記之詳明則後世必謂薄與龍交而生

子矣此祭理之言也漢高祖記謂帝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孕遂產高祖其傳訛亦此類羅整菴困知記曰夫人夢中所遇從未聞在他人有見之者若太公所見誠然則媼決非夢媼誠夢則太公之所見者妄矣亦五峯之論也呆齋雜著則又曰謂契母簡狄吞玄鳥卵而生契漢高之生也其母與龍交是則契非帝嚳之子燕父而人母爾高帝非太公之子龍父而人母爾必若此則是

人但能生福德不違之人而福德之違者其去必由於物是何人之賤而物之貴耶福德之違者不能不由母以生而可不由父以生是何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耶則又惟本陰陽造化之理以深明其不然余謂媼誠夢何疑世人徒見高祖生而龍顏徵時有赤帝子之異帝母媼又追謚昭靈劉系出帝堯而堯又有慶都感赤精之事故附會流傳漸遠其質而遷愛奇不擇也固復因而不能改耳

高祖故豐沛間亡賴也臂鷹髀馬。以酒色爲天性技

帝咸陽縱觀之言以此始亦以此終

劒爲本業。嘗繇咸陽。縱觀秦始皇帝。喟然嘆曰。大丈夫當如此也。夫秦爲不道。囿奪其民以崇長私欲。毒痡於天下。跡其行事。雖帝制萬方。與僵賊亡異。自仁者觀之。盖所謂我得志弗爲也。而遷豔其淫麗。竊爲當然。斯豈知所謂大丈夫。貧賤不移。富貴不淫者乎。此其志直富天下而已也。既以寬大長者見推。挾義而入關。未有設施以慰孥秦人。欠見而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摇神蠱志。便欲止宮休舍。非張良明大計。樊將軍諍之強。使還軍霸

上項羽以四十萬百戰之師意烏猝嗟而來謂沛公遂有秦也左司馬之言又先入於明夷之左腹公雖百喙庸解耶及羽殘廢義帝負宇宙不載之惡而帝且恬之歲時始以新城遮說之言縞三軍而伐之固已淺於故王之恩矣然祖哭而告於諸侯開河之士浮漢而下堂堂乎亦奉詞問罪之義旅也雖孟津之誓師幾無以進焉而罪人未得一入彭城遽收其美人貨賂置酒高會回視前日縞素之意已澌焉亡之夫然焉在亟而不忘乎酒色

之樂以名舉而成之以貪揭大義以責人而易不義人誰其無詞也固不待睢水之敗而四方諸侯已驟叛以攻而去之矣迄乎曆數有歸亂離畧定而民起於魚爛之餘事建於草創之際在易雲雷也而君子經綸之時也而英心遽摧於遲暮故態漸肆於憑陵於是乎枕拳豎而臥擁愛姬而泣悍妻復動舊而無能剛制其漸寵子偏長嫡而無能早辨於微使夫殘彘橫於宮中牝雞雄於殿上而劉氏之未亡亦廑而已焉此無它彼生於焚書坑

儒之世非有先王之遺言以薰烝其心而廓其智而又溺冠𡜦罵未嘗親近儒者以講明義理爲之辨乎是非之分而究乎理亂之原惟其天資近道時或有合而迄亡以勝其多欲之累故暫開而旋蔽必急而遽陵以高祖之雄材大畧而輒頹心於馬上之治者此也故君子觀乎咸陽縱觀之言所謂以此始者亦以此終昔儒謂惟無欲而後可以行王道彼漢之不爲三代亦何足異哉

自莊周氏爲𤀹苟得之言曰小盜者鉤大盜者爲諸

侯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是一諭人於成敗而欲察其理矣以劉項始事觀之殺秦王子嬰掘秦始皇帝塚燒秦宮室收其貨寶婦女而東詐坑秦子弟新安二十萬此項羽也由項羽者是惟必敗不敗亦盜而已矣以秦降王子嬰屬吏爲置秦始皇守塚二十家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除苛法戒侵暴以安秦人父兄此沛公也由沛公者是惟必成不成亦王而已矣

或問沛公從百餘騎見羽鴻門殆哉曰否不然沛公狩

而亡顧有左尹者爲之奥主也且羽雖叱咤風雲而其肝膽胃腸盡在於人其性獷直而不疑多愛而不忍不疑故可以理諭而不忍可以情動又公於羽故亡卻而新有功羽既矯殺卿子冠軍其勢必難再殺公也况還軍霸上封府庫而待將軍其爲跡易察而其詞固足昌耶公與留侯盡熟計此耳故區區持其空質以冒於不測而坦今若夷豫今若歸其成謀夙計固以制項羽常自爲去留况羽能制其短長之命者哉

燒絶棧道之謀

燒絶棧道此必良與蕭何諸臣熟計之當是時漢新造而巴蜀道險地陿士著鮮皆秦之遷民名之易世矣恐其人人揺動有舊土之思未可拊而有也項王與范增初陰謀王沛公於蜀已即此意又漢王所與入蜀諸將士皆山東人間關數年入秦復入蜀人人謳歌東歸即初從至南鄭諸將道亡者已數十人故燒絶棧道特限閡之二者懸切一時爲根本計而備盜兵示天下無還心亦一策耳艮歸而蕭何相韓信將稍拊循其民部署諸將填之

而巳東出陳倉傳檄諭三秦定之矣盖王之入蜀以元年四月而其出即以是年之八月計在蜀曾不能數月漢書則又謂即是年之五月唐歐陽詹有言受琢之石長存可構之材亡窮棧道之絕已隨手續也而謂良計欲爲韓錮漢王於巴蜀此不猶折柳爲樊以控兕哮虎雖兒童之見不出而謂良爲之乎又良傳沛公爲漢王王巴蜀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許之漢中地者當秦抻蜀良

蜀所從出入秦道棧道在焉。其爲漢取天下慮。已定於此矣

王陵不能爲徐庶

曹操刼徐庶母以北。先主慰庶而遣之。以孝治天下者。不奪人母子也。項羽以王陵母招陵。則高祖自合遣陵。夫爲天下。豈少陵也哉。使人亡母子。乃有君臣乎。或曰陵則宜何如。曰殺母者陵也。陵之罪。於是乎彌天矣。或曰。陵以兵屬漢。而楚刼質其母。陵使者至楚。坐其母以招陵。陵母私泣對使者語陵而遽伏劍以死。送之項羽。復烹其母。陵之不及

爲徐庶以陵母之蚤決計也陵於何罪哉予謂陵母之決計正以陵之不蚤爲徐庶耳陵胡以使者往乎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而况或兵其母乎雍容使命之變是陵懷不決之心而以觀其母也於母有使於楚無一箇焉是陵亦不屈之志而以殺其母也或曰假陵歸楚則如何曰爲楚用之與曰非然也曹操挾天子而爲之相一時思漢之士麏至而歸之士可以虛名集也徐庶之不歸操知操之爲漢賊矣其辭劉也以存母也歸操而竟未

良將制勝豈一端

有聞焉廣固不爲操用之與不然以彼其才魏得而用之豈文若輩下也陵若廣可也廣一名福魏略曰荆州內附孔明與劉備相隨去福與同郡石韜俱來北黃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福至中郎將御史中丞逮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聞元直韜仕元材如此嘆曰魏殊多士耶何彼二人不見用乎廣後數年病卒

或問良將之用兵也戰而勝與勝而戰與曰知彼知已勝而戰者良將也曰韓信伐魏問酈生魏得無

用周叔爲大將乎。對曰猶直也而後進然則韓信之成功亦幸而屢矣曰否不然將如信無幸而成之功也。且叔豈信對與曰假對則如之何曰信豈不能策魏之必不能盡用叔也曰一日而用之則如之何曰凡兩將材武敵則視諸其將將者焉昔燕以樂毅代田單單畏樂毅不畏燕王卒能使燕爲逐樂毅而用騎劫燕以敗趙以李牧當王翦翦亡能制李牧能制趙王卒能使趙爲殺李牧而用顏聚趙以亡夫良將之制勝也豈一端而已

漢王許漢使首

漢王自成皋逃北度河宿小脩武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甚矣兩將之驕兩將之侻也與彊敵交和而舍乃不惕暮夜乎周亞夫將兵營細柳猶無事時也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天子至復不得入何况使者漢王詐漢使者乃爾耳藉項王詐漢使者齧齧兩將之頭與印符俱已危哉

項伯勸羽毋殺太公此當是爲項乎爲劉乎曰此爲

羽殺太公

項明矣宋李繼遷叛或獲其母太宗召冦準議將殺之呂端曰非計之得已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幸分我一杯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禽乎若其不然徒結怨讎愈堅其叛心耳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撫髀稱善即用其策項伯之言呂端之言也

項羽之殺義帝亦高祖之心也直未及焉耳徒以有

羽在也羽滅而天下者漢有矣高祖能以此臣事人乎非羽殺義帝漢必殺也羽實為高祖殺義帝君代之手焉而且以藉漢口也斯㗇豎子共計之大者矣或曰高祖之寬仁也使項羽不殺義帝而[illegible]祖滅羽必有以處帝者豈必殺乎曰殺也凡始定天下者必防微而[illegible]豪傑[illegible]起未易以服衆而初附之人心難遽習也韓彭功能高漢猶不容而況名位足以搖天下乎縱高祖能善處帝而數年之間反者九起必有挾帝以為名者當是時

蕭何治未央宮

陳平秘計

雖帝亦自不能安於漢也

蕭何治未央宮。極壯麗。以固安高帝意於秦。甚善。夫國於四塞之地。兵簡與衛。民節輓漕。不拔之基屹焉。雖然。術也。亦帝先入關。見秦宮室。即欲休舍。何以此窺之。故人主毋見其欲。懼為人得。何以此得帝也。

白登之圍。高帝紀云。用陳平秘計得出。而應邵注。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阨。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己寵。因謂單于

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而水經注引孫暢之書記亦同蓋皆本桓譚新論譚去高祖時猶近得於所聞當覈而他書一說云平造木偶美人運機關舞城上閼氏望見以為生人慮冒頓納之遂勸冒頓為退軍故馬孝常詩有舞木躍遲臺亂齊何人遂解白登圍之句是徒後人以意言之耳按漢書匈奴傳及陳平傳皆云使厚遺閼氏不言所遺何物史記但云使單于閼氏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

世莫得聞。又揚雄上書建平間，亦曰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則當漢之世，以太史公孟堅子雲之多聞，已不及識。蓋必其勢危迫，其跡鄙猥，有不可使人聞之者。一時君臣深諱言之，故史僅云秘計。蓋平計至此，已誠不可言奇矣。又按主父偃傳，高皇帝定天下，畧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陛

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成既秩姓漢書不為立傳。而高帝紀亦失載。乃幸僅見於偃之疏。然成可謂蚤識哉。世徒多平秘計。謂其厚遺閼氏。不知當是時使高帝聽奉春君婁敬言。則平計何事。又使早聽御史成之諫。則婁敬亦亡所見其奇矣。自白登之圍解。而平以戶牖更曲逆。敬亦以奉春號建信。至成也。藐諸。帝獨弗之思耶。夫曲突徙薪之果不爲人恩澤也。惜哉

冒頓求所愛閼氏奉隣國之請

婁敬之策司馬溫公曰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獵之何有於婦翁乎以爲豈惟婦翁正且不有其婦耳

漢書匈奴傳東胡嘗使使求冒頓妻閼氏左右請擊之冒頓曰柰何與隣國惜一女子乎取所愛閼氏與之昔戰國中山司馬喜謂世無請人之妻雖欲得請之隣國不與也彼冒頓直謂其妻一女子苟可以射利伺便不難以奉隣國之請而敬乃欲以一女子交歡締愛殄其生心僥中國一日之亡事不已愚乎

高祖殺丁公

獮禽於原野惟恐其創之必也已得則惟恐其創之多也高祖始間於項羽之諸臣而力去之惟恐其忠項氏而爲已不利也及羽得而丁固者以項氏之臣不忠於項氏僇嘗其吉哉亦惟恐其創之多之說也或曰將誅不忠以殉於衆則項伯者渠矣夫帝也舍其大而僇其小奚居曰不然夫二人者之事則有間矣丁公戰將也生高祖於刃下項伯謨將也生太公於俎上夫臨陣縱敵是二心也謨國緩刑是一德也安得比而語諸或曰項伯固亡

偶語封雍齒

罪與。曰背國而漢忘其宗。易氏而劉滅其祖。伯罪可殺也。漢獨不當殺之也。夫恩可我割。故丁公之罪不可原。法可親屈。故項伯之功不可棄。殺丁公。足以勸忠。貫項伯。亦以明孝。

沙中偶語。必反耶。必反。週稠語沙中。使人主乎見耶。良非詗者。亦焉得知耶。取天下難矣。高祖百戰僅得之。諸將身親見也。及天下才定。而諸將以微功少望。輒生心耶。審爾。則良爲帝腹心計畫臣。不早發而俟其成謀。又必人主身臨問。乃得言耶。或曰

良事毋被人刻畫。加以藻繢。亡本實矣。良意迺徙爲雍齒游說。使帝棄怨錄功。亡他也。初帝方起沛定豐。令齒守豐。齒反爲魏守豐。沛公攻豐不能得。怨齒。時景駒爲楚王在留。沛公往從之。道得張良。遂與俱見景駒。請兵以攻豐。卒不下。後請項梁益兵。還攻拔之。雍齒奔魏。及漢定天下。齒歸漢。帝破黥布。過沛置酒樂。猶憾豐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吾特以其爲雍齒故反我爲魏。其怨齒如是。安國侯王陵者。高帝功臣也。以善雍齒。故陵從高帝久

晩乃得封。夫徒善雍齒耳不封。况齒乎。良以爲齒本有功。而天下未定。雖莫適去就。亦人情。亡足深過將何間入其說。畏帝恨深。思有以動之。故不覺其危言。類恐喝耳。其曰取上素所不快。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群臣。則非雍齒而誰。良之指固滿於是矣。然釋方啟封群臣之賞。未洽而帝自是有舉不盡信諸大功臣之心矣。昔子貢一出游說。亂齊破吳。彊晉霸越。而存魯。本意存魯也然齊吳以亂亡。留侯一言而封雍齒。致淮陰九江

梁王相繼駢首以反僇死亦良一言之力也與哉
京房嫉石顯顓權欲去之嘗晏見元帝論幽厲所以亡以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因反覆極論且曰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雖不明言石顯固石顯也晉馮紞忌張華嘗侍武帝從容論鍾會事因稽首曰陛下既然微臣之言宜思堅水之漸無使如會之徒復致覆敗上曰當今豈有如會者乎紞曰陛下謀

謨之臣著大功於天下以撫方鎮總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深慮矣帝默然頃之徵華爲太常僅免官終帝之世以列侯朝見而已然亦何嘗斥張華帝固知其爲張華其所言固張華也留侯之爲能皆說高帝此類矣

四皓非主法材

古未有使太子將者春秋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陳誼引制則備矣戰國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外黃徐子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幷莒則富不過

有魏而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漢黥布反高帝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者相謂曰。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四人者之說即外黃徐子之言。與此徒以利害言之。不若克之正也。以是審四人者。亦戰國策士之流。詎可與魯仲連肩耳。謂其有王佐材。末也

胡頤菴跋四皓圖曰。余讀留侯世家。至者所謂四人者。嘗高其義。不爲屈辱。用。高帝欲易太子。呂氏用

留侯計。卑辭厚禮。招致此四人。爲太子助。此四人亦幡然無難色。司馬公謂審有此。是子房爲子植黨以拒父也。愚以爲當留侯被劫畫計之日。惟知用圯上老人設變制權之術。豈暇顧父子之倫哉。然此四人旣不爲父用。肯復從其子。有可疑者一也。向以帝之慢侮而逃匿不從。今從太子見。寧必其不輕而且罵哉。有可疑者二也。且此四人高蹈遠引。宜不役志於物。一旦以金璧書幣而來。有可疑者三也。夫惟其有可疑者三。余是以知此四人

三老 四皓

者必不苟出焉雖然四人從太子游者必有謂其果為商顏之老則余不知也

論人於高帝之世能建大計以道義倡人心有新城之三老而三傑之徒不與焉能立大節以禮樂扶世教者魯國之兩生而四皓之屬不與焉然而三老逸其名兩生失其姓則以謾儒之世士皆逃名出者既不復留而處者又不復出太史公又退處士故不復博訪而備著之使夫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良不能已於撫卷之長嘆也

漢四百年大綱正二人之力

三老功益天下後世

高祖不知有君。鄉老言。乃知衰義帝。不知有父。家令言。乃知尊太公。漢四百年。謂大綱正繫二人之力與。二人者。名不著於冊。史以人微殁之。高祖其軼賞哉。

漢法舉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而秩亦至冗猥矣。乃新城三老一言而激發君臣之大義。於天造草昧之中。壺関三老一言而感動父子之至情。於人欲横流之際。當是

時。漢廷設築之上。論道之官林立。空負尸素。而三老掌教化一鄉。乃其功在天下萬世也。由此觀之。人浮於官。亦何讓於三公之位哉

陸賈新語

陸賈說高祖詩書。因作十篇。命曰新語。上之。其論性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爲道。斯數語也。與中庸首篇相發明。道相不遠也

蕭何多買田宅

蕭何高祖自將擊豨。布數使使問相國何爲。客說何多買田宅賤貰貸以自汚。何從其計而上說。後漢吳漢

出征妻子在后買田業漢還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買田宅爲悉散以予兄弟外家終吳漢未聞光武纖芥也史稱高祖豁達大度善任而此一事方之迺孫昆矣又高祖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人至何謁上民所上書皆以予何曰君自謝民後何爲民請曰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藁爲獸食上乃怒下何廷尉械繫之夫爲相乃强市奪民田宅擴利此可罪勿問爲民請田宅業民其輩相

惡。而輒怒以係。是何說哉。帝豈不欲過常在相。而勿令見德於天下與。如此卽一市井妄庸人可置相。何必宿德。而窺顏順色。推美受過。以成王之惡於天下。是使李斯再見而秦再續也。而可乎。高祖之王蜀也。使諸將畧地。拔隴西諸郡。因令故秦苑囿民得田之。及已平定天下。蕭何爲相。請上林中多空地棄。請弛以與民。亦前令也。而何得罪何也。高祖以爲此舉首何也。然不私矣。此孰非君之土地。而何能擅以爲功耶。田單相齊。解裘以衣涉淄

之衆者齊王下令而嘉之國人皆曰難乎之主之善也帝欲擴善於何乎為齊王亦可也

信與陳豨合謀反辨

信果與陳豨合謀反當日豨反後或然豨反非有素也豨少好賓客以代相監趙代邊豨過趙客隨之者千餘乘趙相周昌入言上令人案之而豨客居代者諸為不法事多連豨豨恐始反其初為代相行邊過辭信於邸則漢天子親幸臣也信爾獨居危疑地兢兢自保刃在其頸此時常之謀滅族之禍遽擊鼓而呼市人哉且對人之親臣無故而教之

以反玉可不可也予謂是時縱豨有言安知不爲漢間以賞我挈手中庭之語豈輒出信之口誰爲屬耳者舍人弟之告變直呂氏甚之耳且信大功臣也謀反在漢法何等廷尉不按實公卿不雜議而舍人弟奚在亦不聞廷折一語高帝且破豨焉返長安有日也長樂鍾室之誅爲此恖恖豈非以信反無端慮帝之寬仁且有以開之也哉且彭越之既得也有司驗反已實帝猶赦越爲庶人時帝在雒陽呂氏在長安故越猶得以道比其誅其後呂

氏卒使其舍人告越復反乃就僇然則楚舍人弟亦安知不梁舍人也故予意直以舍卒淮陰侯之誅皆呂氏之陰謀使然耳盧綰之言曰往年漢族誅淮陰誅彭越皆呂氏之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當世之論則已然矣

欒布可謂義勇其哭彭越據天子逆鱗天子震怒布左足窺湯鑊猶狠狠獨以其未死抗言正色明梁王之無罪天子卒赦而官之謂其言中也且夫身

南面稱王。闔梁之百餘城不反。乃以顛踣遷徙中反乎。韓信排蒯通之說。彭越拒扈輒之謀。兩人皆英雄明天下大勢所歸。其無反端曉甚。乃皆不免族。身死於女子。爲可悲矣。淮南王業果反漢一歲而以功高淮南誅者。此二人焉。欲終臣節得乎。然韓信不反。蕭相國則與呂后謀因紿信須臾斬之。黥布反。帝以告變書示蕭相國。相國乃謂布不宜有此恐讐怨妄誣。請繫告者。而使人微驗何相國誅信之暴。而欲布之過於深也。以高帝治黥布則

相國猶能明之。以高后治韓信。則相國自爲其身計耳。故知殺三人舉非高祖志也。然呂氏之所以必殺此三人何也。帝百戰得天下。即病年亦漸衰老矣。惠帝爲太子。呂之自出。弱而少。呂氏以爲此三人者。非少主臣也。故欲當高帝時殺之。帝亦爲其所動耳。且后之陰賊猜鷙。豈徒三人。與時高帝崩。惠帝年十七。三人者已皆僇死。諸將與高帝掘起。獨絳灌諸人在。然后且秘喪四日。獨與其所幸審食其謀。欲盡族是。而後發喪。微酈將軍計。且

喋血京師有日矣夫此諸將固淮陰羞與之同列。淮南以爲不足畏者也猶畏忌之如是況三人而呂氏能以一朝吝之也哉

大風思猛士

高帝既擊黥布破之還沛置酒沛宮因大風思猛士作歌甚矣帝之不悟也猛士可使守吾將不反矣布反也帝且躬萬乘慶天下勁兵僅乃殪之尚不自戕而猛士思乎文中子云大風歌其悔心之存乎秋風辭其悔心之萌乎嘉亦謂帝雄霸之心老而不衰侖是不如遞孫之知悔也

高帝察守尉無罪

陳豨反。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趙相周昌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耶。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察哉。自秦郡邑天下。置守尉無寸兵之寄。故陳勝一舉事。而海內響應。郡邑瓦裂。高祖起自豐沛。熟此矣。故不獨委罪於守尉。夫與人空城而責之守。是捧土而隄決河也。不亦難哉

陳平計句樊噲亡死

樊噲將兵伐燕。時帝已病甚。有讒噲黨呂氏。欲殺趙王者。帝大怒曰。噲見吾病。幾吾死也。用陳平計。召周勃受詔牀下。馳傳載勃代噲將。即軍中斬噲頭

兩人行誅曰。恐上後悔。帝因而致之上。上自誅之。乃為壇。以節召噲。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勃代將。彼兩人並將句噲。須臾已死。帝忤帝旨者。蓋牀下之對。察帝甚親知。帝病必不起。而政且自呂氏出。即執以歸上。上任孝自誅之。則手刃噲者非我也。有如宮車一日晏駕。而噲得以逞其誅。則為德於呂氏。豈有覺哉。此平之謠也。故當是時。帝儼然在。而兩人者。固輸情於他族矣。况千秋萬歲後

金罍子上篇卷之八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遴之甫校
男陳　昱輯

程子過望陳平

或問程子。呂后欲王諸呂。陳平何以不諫。程子曰。當時王陵諫已不聽。若陳平諫無益而徒激呂氏之怒。故不諫也。予謂此未嘗深攷也。諸呂王。誰爲呂氏首畫此策者。平尚得諫耶。按漢書劉澤傳。劉澤

者高祖從祖兄弟。事高祖。封營澤侯。呂后時。齊人田生以畫奸澤。澤奉金二百斤爲壽。田生居二歲。澤使人謂田生。田生乃如長安。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而乘間屛人說張卿。以太后春秋長。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爲呂王。王代。太后又重發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以王。萬戶侯亦卿有。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爲呂王。太后賜張卿千金。田生

因說營澤侯劉澤。諸劉長當王。彼得王喜。諸呂王益固。張卿入言之。而太后女弟呂須女亦爲營澤侯妻。故遂立營澤侯爲瑯琊王。事顛末如此。其爲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爲呂王。此萬世公案也。平尚誰欺耶。盖呂氏之王。實起於惠帝崩。呂太后持天下。欲顓私外家。劉澤欲王。田生利賕。張卿怙寵。而平勃等亦咸欲固寵位。以是參合。而平獨逢意呂太后。交關張卿。先太后未發。審爲太后畫丞定。獨重難王陵。其令后廷

問陵纔發其非劉氏勿王一語即轉問平勃二人同聲傅會三人以二人之言遽逆折其氣而闕之口皆平策也蓋事死轉垂八九成始及陵陵爲此諤諤後矣此陵在平術中弗悟也而百世之下且猶得以欺程子謂平懲陵事不諫夫平豈欲諫者耶而程子望之過矣又按外戚呂后傳惠帝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留侯子辟彊爲侍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乎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

張良 辟穀 避世

今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亦脫禍矣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說其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夫平苟欲固寵脫禍於時彼將且王之漸也王猶空名而將之爲寄特重矣平猶能望呂太后屬旨亟爲之請又何有於王而當庭問王諸呂時又何以幾乎之諫也程子之望於平誠亦過厚矣

張良辟穀嘗參涵於酒陳平淫於酒與婦人其皆有不得已乎其憂思深其道周其當呂氏之際乎良

漢君臣不爲三代

也辟世故刋而立於潔參平避事故推而納諸汚夫神僊爲高尚所託而公宰非優游之司故易曰肥遯吉無不利余以是軒夫留侯焉

書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於酒周公之所以戒成王也惠帝爲君則日飲爲淫樂不聽政曹參爲相則日夜飲醇酒不事事吁此君此相漢之不爲三代果矣蓋當是時以恬羸氏之敝以養呂姁之亂而會莫之止也易未濟之上九所謂飲酒濡首有孚失是者帝君臣以之

史記蒯通見曹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出門者此固人情也通曰然求臣亦猶是也子謂相國與通言失矣婦人幽居守寡不出門即復何取既取即與夫死三日嫁庸癖耶夫烈女不更二夫二夫之女中士亦羞與為配故不獨女也況明君廼以此求臣也

周勃既入北軍下令曰為劉氏左袒為呂氏右袒宋淩儀王應麟曰儀禮鄉射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

袒左。是以大射及士喪禮皆袒左。惟受刑者袒右。故覲禮云右肉袒。注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此攷之。太尉勃誅呂氏之計已定。爲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軍中。非以覘人心之從違也。予謂深寧此論。雅有考證。然周衰教廢。重以秦人蔑棄之餘。雖學士大夫。以莫講乎禮。而勃以事變倉卒。人心惶惑之時。將驅人以必爲此不爲彼。三軍之趣向。視其指顧。乃不正明其大義之所在。而徒以色授意予。諭人於不言之表。毋已迂乎。正恐以勃之椎

朴少文。亦未嘗學禮而有見乎此。且戰國齊王孫賈將討淖齒。號於市中曰欲與我誅者袒右。於是市中從者四百人。陳勝詐稱公子扶蘇項燕。以從民望。乃袒右而稱大楚。斯又何說耶。豈將驅人以效義而顧先懼之以必刑。其不然矣。由此觀之袒左袒右皆出於一時號令之權宜。本非有意其間。而人心從違。則惟其大義之所在。曾不問其左右袒也。或曰然則勃意無適莫與。曰非然也。此勃之術也。呂東萊先生曰。軍中忿呂氏而思劉氏。不待

酈寄紿祿誼存君親

問而可知也必使之左袒者所以發其忠憤而爲建義號令之始也士一左袒雖使有呂氏之人潛伏行伍之中亦皆膽落神褫無能爲矣故曰此勃之術也

班史酈商子寄與呂祿友善及大臣欲誅諸呂祿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乃刼商令其子寄紿祿祿信之與出游勃乃得入據北軍誅諸呂贊曰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爲賣友夫賣友者謂見義而忘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刼雖

權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得其旨矣唐呂溫著由鹿賦乃及寄事曰呂祿之難誼非漢臣交則不義賣亦不仁彼美酈生既爲交親誘襲軍印豈無他人謂寄庇不知不知當是時漢事勢方急呂祿之信惟況況父又已在刧中成敗之間逆順之際不容一髮若況少遲迴不决使漢失其幾則誤國之罪大即呂伏其辜則及族之禍深友不可賣賣君父可乎夫當仁而行亦何必讓之他人哉溫伭文死黨緣有斯言易曰係小子失丈夫溫之

文帝除秘祝官

謂乎

漢文帝除秘祝官。曰不欲移過於下。聞祠官祝釐則曰專饗獨美其福。而百姓不與。是重吾不德也。令專致敬。無有所祈。禍福英主之所大恇也。而過不欲移之於下。福不欲歸之於上。其超世獨觀矣。有皇極錫民之心焉

文帝后廑見仁宗

人主所諱者死亡。至亡而趣。死而夭。雖明主亦或難之。尤不樂聞者。死與夭也。賈誼上疏。當文帝時。迺言事勢可爲長大息。可爲流涕。可爲痛哭。若亡不

反蹟矣猶可者其曰發爲明神廟號太宗則逆期
其死猶可者至曰苟身亡享畜亂宿過孰視而不
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毋弱子將死不寧夫人主當
萬歲後而毋未嘗[老敃]子未嘗敃弱是旦夕入地事
也而誼能誦言之帝亦恬不以爲意帝豈特明也
與哉蓋誼之所以言之亦以帝之能受也宋范鎮
請仁宗立後至上[執]政書言繼嗣不定將有急兵
鎮義當死朝廷之刑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
死之時又奏稱臣竊原大臣之意恐行之而事有

中變故畏避而爲容身之計也萬一兵起大臣家族首領顧不可保其爲身計亦已踈矣就使事有中變而死陛下之職與其死於亂兵不猶愈乎乞陛下以臣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夫曰亂兵又曰急兵是謂人主危亡死喪至不可測當時聞者猶爲之股栗而鎮無折氣仁宗無動色文帝之後更千載廼僅見一 仁宗也如兩主者其可及矣乎漢成帝誅死至殺丞相翟方進以當天變秦始皇隋煬帝皆酷諱亡然秦隋之亡不及再世漢成

文帝不相竇廣國

帝之死距翟方進之死才兩月夫諱死亡免於死亡無此理也

文帝知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以廣國親皇后弟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也久念不可卒相申屠嘉元帝時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在位多舉馮野王行能第一時野王娣媛充後宮爲昭儀上曰吾用野王爲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爲比卒用張譚古者帝王之用人也左賢右戚謂賢則非必戚謂戚而賢則用之長君之退讓君卿之剛

固可謂之賢矣而以外戚罷惟田蚡王鳳譚恭董甚不肖而戚異時則皆重用之然則非辟戚也辟賢也文帝念天下之議已而棄竇廣國而武帝卒用蚡元帝棄馮氏兄弟為後世作法而用王氏群弟子孫者即成帝之世也賢者常不㚔不肖者常㚔吁豈惟踈逖之士然哉

張武金錢

文帝賜張武金錢以賂而媿之此以賞為罰也使天下皆以辜受賞賞不勝矣武代來人苛故存之其曰媿之術也唐太宗之於長孫順德亦此順德扠

賈誼鵩賦

房親有己肅故太宗不欲行法要之帝王之道善有賞惡有罰無互用也惡可賞也善亦可罰乎使二帝孝其誠心而質行之則二人之罪亦未爲無可原者夫使貪使詐則過行可畧也議功議親則舊章可覆也何必衒乎 唐史後召順德爲澤州刺史順德素少檢至是折節爲政以嚴明稱先時守長多通餉問順德繩擿無所容遂爲良吏

黄氏日抄云賈誼鵩賦稱單閼之歲葢丁卯也時絳侯已就國灌嬰已死則絳灌無由譖誼大事記移

之甲子歲然當飲疑耳余按風俗通通劉向嘗對成帝曰大中大夫鄧通以佞幸見愛擬於至親文帝又爲微行數幸通家及帝嘗從騎獵大中大夫賈誼數諫止之是時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又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疏遠遷爲長沙大傅旣之官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吊書曰闒茸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愬也則誼之不安跡於朝乃爲鄧通非絳灌也太史公稱鄧通無他能獨自謹其身以媚於上荀悅

詩通謹身自媚不得干預政事然鳥覩鴟梟好音哉安有芝英連枝鳧鸞接翼者向去賈誼不遘㑹學洽聞習識先朝事其對王言應不虛宋景文謂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蓋亦正用此事困學記聞以漢書無之遂以爲誤則失考也

與人主言不可不深長思也諷一而勸百不如亡諷之愈也張釋之爲廷尉而奏當犯蹕者以罰金善矣然曰方是時上使人誅之則已非也是道人主倉卒殺人而以天下之公法飾私怒必自斯言矣

與人主言不可不深長思

申屠
嘉事
蔡俊
藩

文帝
能容
申屠
嘉周
亞夫

申屠嘉廷斥鄧通。見謂剛挺。然其言曰。陛下愛幸群臣則富貴之。亦非惡矣。于有私人。況將從其命德之具而以寵席之哉

申屠嘉傳。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按故安咢咢。挺其剛節。正色廟堂。格非抵倖。其事業偉矣。本此乎。慨中少立者能然哉。鄧通之死無間言。亦佞夙行高無以偵之。故君子貴豫立也

漢文帝於相能容申屠嘉。於將能容周亞夫。能自詘以申人臣之節。世主之所難也。至景帝兩人者無

申屠嘉剛毅守節

事乃皆以歐血死。景之守其帝勢矣哉。司馬遷贊兩人之守節。而一惜其無術。一咎其不孫。論之盡可也。遷之意則以寬帝之過也

申屠嘉材官蹶張也。而相漢用人之途廣矣。然文帝其知人哉。夫其拜而納袁盎也。以度其坐而挫鄧通也。以節。後之相者未有能繼之者也。班史贊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學術。殆與蕭曹陳平異矣。班蓋以術爲學。故云。夫以術則嘉之堂堂誠不若三人者之多知巧媚以自全也。然謂三人學術

殺鼂錯以謝七國

可乎

文帝時。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爰盎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許。而後淮南王謀反。覺。盎曰。陛下素驕之。弗稍禁。以至此。則盎之嘗爲文帝畫淮南。固錯策也。錯乃行之吳楚。而七國反。盎單咎錯。勸帝亟斬錯以說。何也。錯死而兵不罷。盎亦終不爲鼂錯。坐償其無辜。又何也。始錯建議以諸侯王罪過。請漸削其支郡。下公卿列侯議。而竇嬰獨爭之。繇此嬰與錯有隙。而嬰故與盎善。盎又素不

好錯。方乘吳楚反。以盎經爲吳相。宜知謀。不言。請治罪。而盎聞大恐。乃夜見嬰爲言。上得召見。此非盎殺錯。則錯殺盎。兩人胥領各繫其脣脗。强務先後間耳。故盎雖違本心。忘其前言。普國大計。以爲邪謀。盎誠奮不顧也。且夫錯爲天子擅適諸侯可殺。而吳楚七國反。可復赦耶。夫七國反兵交於梁之墟。此固非一日而舉也。楚王淮南三王皆不洗沐十餘年。吳王雖白頭舉事。然圖之三十餘年矣。志不在錯也。錯固曰。削亦反。不削亦反。且擊吠狗。

爲客謝者可也乃殺狗以謝盜盜不憎主人乎帝已誅錯盎報於吳楚而兵不罷鄧公之言中而盎之言不中帝亦謝公曰吾甚恨之然而盎不失奉常帝之棄錯也如遺跡焉然則帝有意殺錯矣錯始爲策以撓諸侯七國之兵起藉名於誅錯雖天子以爲兵自錯也錯與帝議出軍事而錯勸帝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帝意以爲召天下兵者誰也乃緩急一旦使吾將此蚉意於殺錯而央機於盎之一言也故錯死而盎不復以錯受其咎者此

並夫錯固熟談兵事於上矣周亞夫之可使將兵而錯不知也乃曰群臣不可信及錯死而亞夫由中尉為太尉卒大破吳楚然則謂此兵必天子將者是錯之說於為國慮而闇於用人也雖然是亦何足以死哉大氐兩人皆詭辨用智數方天下有事不深惟國家之計而先務宗其私讐錯之欲按爰盎者猶有跡也然非其時矣盎又乘天子孤危挾諸侯兵以虛聲恐喝漢廷使天子為其茸心於錯皆徼時射利非在公不欺忠信之臣也而錯獨

不許田祿伯

死焉必究矣

吳王濞之初反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

呂布攻劉備於沛備走曹操與備進屠彭城至下邳布敗欲降陳宮曰操遠來勢不能久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

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日。操軍食盡。可破也。布然之。布妻謂布曰。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將軍厚公臺不過曹氏。而欲委城遠出。一旦有變。妾豈得復爲將軍妻哉。布乃止。潛與布之胥於敗也。人以爲不聽田祿伯陳宮之言也。夫兵大事也。而謀之妻子。宜其及也。雖然反王之兵不可以藉人。與反王之人不可藉之以兵。不亦暢於情而究於理之言巳乎。以二豎之逆。雖使悉聽二子。吾固

孝景殺周亞夫

知其亡能爲矣

孝景以周亞夫鞅鞅非少主臣卒殺之而衛綰無他長昇能訥訥廉謹徒以爲醇厚可相少主尊寵之昔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夫必有慨然不可奪之節而後可以寄命可以託孤此非絳侯其人乎彼周勃非不厚重而高祖先王陵之少戇公孫弘非不廉謹而武帝欲汲黯之直節蓋玉鉉輔德金柅繫舒類豈委瑣齷齪之流所能任而景帝取舍若此棄周

[illegible]郅都非酷吏

帑而寶康瓠爲可憾焉耳

郅都非酷吏也。自其爲中都。已犯顏數諫諍。不肯爲買姬擊廁彘爲中尉。則長揖丞相。其伉厲守高足稱焉。至於不顧妻子而奉職不避貴戚而行法。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蓋矢心砥節。佐公不欺禀然者也。當高惠文景時。海內乂安。禁網疏濶。至於鄉有睚眦之豪。里有恣睢之戚。而公卿大夫議論恂恂。依於淳厚。以弛務宿惡爲務。諱稱人之過失。都也崛起其間。信其廉潔。一日去恩任法以武捷

爲治取於愉快橫被酷聲然非有其實矣

書西漢酷吏傳云西漢酷吏大畧有三等一曰詘德而顓任法若郅都奉職不顧妻子行法不避貴戚趙禹舍無食客庭絕知友之請孤立行一意見法輒取是也然皆能廉正不汚稍稍務大體不專事酷急故人猶得以法信之若神羊觸姦含性斯特鷙鳥迅擊孤騫不朋亦其似焉一曰詘法而專任資任意者任巳意也法不足持矣居門下居二千不[illegible][illegible]致酷急矯恣所愛者撓法治之所憎者曲法

滅之嚴延年以摧折豪强扶助貧弱爲治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强侵小民者以文內之衆人所謂當死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是也此不任法亦不任人而上下由心操縱自我使民莫必以爲命而神其威然人人重足矣猛虎搏人而噬之豈擇豪英哉然亦可謂冠虎矣一曰詘意而任情任情者任人之情也雖已亦不得而自專焉以三尺爲媚人之具矣如張湯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杜周善候

郅都田延年名註酷

侯以人主意指爲獄上所欲擠者取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次待問而微見其寃狀王温舒多謟必文善事有勢即無勢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雖貴戚必侵辱此捐巳而託於人以爲重撓天子之法而阿其私借勢於當事者之門而張其威狐附虎而人畏之然威在虎矣

郅都田延年皆以形似名註班史酷吏傳百世之下權德輿始議其非劉攽爲刊其誤公議哉然董宣彊項也而亦首之東漢盖剛近傲嚴近酷似之而

務之寬猛附諸人性

非固未易察焉

政之寬猛附諸人性若終其身不能相爲者聆其言便可察之前漢尹賞具疾病且死戒其子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汚坐贓慎毋然政在庇民而以殘賊爲功將挾之以媒進用謂軟弱辱於貪汚坐贓此眞酷吏之言也後漢宋均性寬和不喜文法常以爲吏能弘厚雖貪汙放縱猶無所害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

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夫貪汚放縱寧可乎而苛尤甚謂苛察不如貪汚放縱

此眞循吏之言也

賊而吏可乎子曰不知也將娼而妻之可乎人亦曰不知也子曰妻其娼者將寄閫層室之矣能閫其心乎猴而冠之吾懼其野心難絀焉吏其賊者將高堂大府之矣能掌其政乎虎而冠之吾懼其貪吻愈張焉夫娼而妻之即妻而娼之與其娼於寄閫層室曾不若列肆倚門之愈也賊而吏之即吏

而賊之與其賊於高堂大府曾不若剽都胠篋之愈也

嘗官之三事曰清計吏之六治曰廉弁吏治者其惟不貪乎人亦有言廉而無爲不若貪而有爲此甚非扶世掖教之言也苟貪矣夫復何爲其揮揮霍霍也者其泯泯棼棼也者得非以佐巳之所不足而成其私掩人之所不察而蓋其欲耶夫是以建翻傳虎其傷人必多以文錦冒鼇其穿人滋甚吾未見夫其以貪而能以有爲爲之民者也

武帝對繼母如母敘

漢景帝時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殺防年父防年因殺陳依律以殺母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爲太子在帝側遂問之對曰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同不宜以大逆論也繼母有殺其父而子殺之此人倫自古所無之大變禮與律皆所不載而武帝以冲藐之年能以意斷斯獄可謂英特然曰與殺人同而不曰與殺罪人同律殺人者死毋乃猶甚先此梁人有後妻殺夫

者其子又殺之。孔季彥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言如母則與親母不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絕不為親。即凡人耳。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為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絕矣。方之古誼。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為殺母而論以逆也。梁相從之。此蓋與武帝之見無異。而曰非司寇而擅殺。則以其人為可殺。而此特非其殺之之人耳。此

議爲尤甚。然非司寇而擅殺。古律不可知。今大明律。父母爲人殺。而子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其卽殺死者勿論。竊疑當入此比。庶幾權與經協法與禮皆然。畢竟爲人子者。不幸而罹此變。不必以擅殺之爲可也。要當如何。後魏書竇瑗疏云。臣伏讀麟趾新制。至母殺其父。子不得告。三反覆之。未得其門。按律子孫告祖父母父母者死。蓋謂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未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今母殺其父。而子不告。知母而不知父。且母之於父。

作合移天既殺已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俱毀豈容頓默此母之罪議在不赦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預制斯條援此議是開人子告之門矣故母有殺其父者其子可告不可殺云論繼母母也然則爲子而告其父母則如何曰人生有父而至於母殺之有母而至於子告之無生之心矣母死以伏法子死以殉義其可也雖然繼母如母明非母也以義母之而已義之盡即塗人矣故勿死以全父之志其可也今大明律子名犯義條謂繼

毋殺其父聽告不在此限

金罍子上篇卷之八

董仲舒求推春秋大一統之義

金罍子上篇卷之九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元光元年。董仲舒以賢良對策。因推春秋大一統之義。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明。致堂胡氏稱之。謂其功不下孟子也。及觀漢書。武帝建元之元年。

實帝即位之初年冬十月始詔丞相御史列侯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而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則先此仲舒對策之六年。已肇建斯議非始自仲舒矣綰既奏可。未數年而仲舒廷對之言已復懇懇及之豈一嘗行之。而輒復廢於積習之未易除與史稱綰以戲車爲郎至丞相終無可言。而其所建明乃如是蕭相國曹參賢矣特其言排申商韓非蘇張而不及老黃意竇太后之餘。人情猶

有所諱不然或其所學正在此史云綰醇謹廣實長者無他則其人可知也至田蚡繼之始盡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又復以治春秋對策取宰相封侯於是一時儒者始雲合風動益知所嚮往而天下之學始粹然一歸於正矣是固諸臣先後倡導之力而武帝表章之功亦安可誣與世之談者往往嫓秦皇於漢武秦始皇既平一天下納丞相李斯之奏令史官非秦紀皆燒之偶語詩書者至於棄市而武帝乃獨

往徵賢良文學弘對稱旨

能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表章六經罷黜百家由此觀之其大本固已卓然夫窮奢極欲繁刑重歛內修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仙巡游無度所以異於始皇者固亡幾也然而諸有亡秦之失而卒無亡秦之禍其殆以是也夫其殆以是也夫

武帝初卽位招賢良文學之士而公孫弘時年六十以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爲不能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弘乃復至太常上策招諸儒而弘對獨稱旨天子擢弘爲第一

召見容貌甚麗。弘之再上也。既有所創而然。且年益邁則知益深。是時爲善順上旨之公孫弘。非復不合意之弘矣。然夫人雖佼好。老則衰醜。弘年已望七而貌麗何。既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弘復上疏言。昔周公旦治天下。朞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惟陛下之所志。書奏。天子以策書答曰。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而弘對且曰。操曲木者不絫日。銷金石者不絫月。朞年而變。臣弘尚切避之。則又晏然自咤以爲翕張變

以治詩被徵至武帝復以賢良徵

化神於周公。蓋弘以遲暮遭逢。雅知帝喜功好銳將斬其老。謂歲月不足以見效。故盛誇其致理之捷以示可用。此其詐也

轅固以治詩被徵。景帝朝爲竇太后弗悅。嘗使入圈擊彘。已大絀辱矣。會是莫徵乎。至武帝即位。復以賢良徵。當是時。年九十餘矣。天子就而有問之時也。胡爲乎不憚馳驅。偏旋無求哉。宜諸儒之嫉毀也。然性廉直。不苟合人。公孫弘亦仄目而事之。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毋曲學以阿世。則老成典

刑。君然在矣

董仲舒詣丞相記室書

董仲舒詣丞相弘記室書。見廣文選出本集余三復是書。深惟古人忠質之風。儒者直諒之義也。以一箇小臣。處疏逖之分。當棄捐之餘。欲一望丞相府言事。輒神亂色沮。呫呫不能吐一氣。況敢發一辭其盡言不諱者。惟稱頌功德。光於伊媧。及亹亹伸道私欸。不勝覼縷爾。仲舒於此無與焉。而顧諄諄道以周公下士之義。及堯舜三王。所以致業之本何其暢也。且云方今關東五穀咸貴。家有餓死

傷者半盜賊竝起良民被害皆由仲舒等夫佐天子理陰陽司教化眞宰相責豈關一江都相哉而仲舒深自引咎其意指盖特有在昔蕭望之爲御史大夫下丞相階僅一等而望之奏言百姓困乏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爲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此其自責誠切而宣帝且疑望之意輕宰相况一江都相耶而仲舒正色陳詞畧無顧避此雖坦懷恢度之所不能受而况內深意忌之齊人哉宜其旣遭

知文亦易牙之知味

中廢旋相膠西終其才遂不得復望闕庭也唐之大儒如韓昌黎氏其學術文行豈讓廣川而走伏光範門三上書宰相乃至於大聲疾呼求救窮餓之水火夫卑之乎亦已甚矣視仲舒此書何如

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隣人以為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食猴與狗則縣矣而弗察也顧以人言為旨惡此以耳食者也此以名為味者也若易牙之辨也而人不能淆淄澠此其知味者也惟文之於人也亦然漢長安甄之善為

賦嘗為清思賦時人不之貴也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見重於世晉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華張華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歎遂為作敘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斂衽讚服焉南梁張率之屬文也嘗以其向作賦頌二千餘首示虞訥訥輒詆之率迺一旦毀之更為詩託云沈約而示之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夫文章之膾炙人口也猶味也而以為慶虬之

左思張華則人易之託亂之於司馬相如託左思於皇甫謐託張華於沈約而人始美之此非知文者也此以名爲文者也以耳食者也唐李華著弔古戰場文極思研確已成汙爲故書雜置梵書之庋它日與蕭穎士讀之稱工因問今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夫將繆李華於古之人而不能庋也此其知文者也亦易牙之於味也

公孫弘張湯性行相似

公孫弘忮克而獨數稱齊張湯弘與湯兩人合比爲姦於孝武之世而史氏備列兩人性行亦畧相似

矣按公孫弘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
肯面折庭諍奏事有不可不肯廷辨務以順上旨
而湯亦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
欲因而譽之公孫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
仰衣食奉禄皆以給之家無餘贏常起客館開東
閤以延賢人而湯内外亦脩交通賓客飲食於故
人子弟爲吏及貧兄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
不避寒暑坐事死家産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
賜無他贏弘性意忌外寛内深諸嘗與弘有隙無

遠近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
膠西皆其力。而湯亦收接士大夫已心雖不合然
陽浮慕與之。及治獄皆窮竟根本。殺嚴助伍被所
巧排大臣。自以爲功。多此類。蓋蠅應聲而集腥羶
群力而赴穢小人之性必合其類者。亦勢耶

張杜班史微意

漢書張湯杜周雖不入酷吏傳而兩人傳贊明言其
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酷吏傳贊又
斷斷詆訶此兩人不必置而明著以其子孫貴盛
故別傳非諱之也。當爲立傳於酷吏本緣示戒使

人見殺人阿意無殄世之報既身享富貴而子孫振振世逢其吉則繆於于公高門嚴延除墓之誼非所以風厲後來故特沒其名於此而初亦未嘗遺其實於彼也斯班史之微意與

張湯贅而有後世疑天道曚矣不然湯之惡已足以殺其軀而又誰僇焉震風迅霆不踰時天襲世而怒人乎且湯酷烈而嘗咎其身安世溫良而餘休其裔惡無及嗣之罰而善有延世之賞于斯焉以徵天道信弘矣史也迮而爲之詞乃曰湯推賢揚

善。固宜有後。夫以湯所推湯。卽正監掾史中。刻深爲爪牙用。依於文學。稍稍鄉上意能傅古義平亭疑法。讞疑事。會上所喜。則曰某固爲臣爲之能勿欺隱而已。若王温舒杜周皆以廷尉史事湯。湯數言其無害。爲延譽以至大吏。尹齊以御史事湯。湯數稱以爲廉武。使督盜賊。至嘗謁居者。湯且爲摩其足。豈足以稱於賢善之間哉。而湯飾此小忠小惠。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沾沾丐譽於其下。挾賊吏以自爲重。武帝不察也。見謂爲忠。乃天亦納諛

乎。且以湯峻文決理胥人於網忮害如此。即使其開菑川之館。置長安之驛。功不足以冒過。而況實懷詐意忌巧排大臣以自為功。其收接士大夫已心內不合。然湯浮道予之。豈所謂斷斷無技休休有容者哉。而欲冢以薦賢之福。遠矣

湯母要是剛悍婦人

張湯傳。趙王求湯陰事。上書告湯與所愛史謁居為大奸事下廷尉窮竟。及奏上。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遂自殺。湯死。昆弟諸子欲厚塟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塟為

載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

嚴延年傳延年爲河內守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延年服罪重頓首謝母畢至臘乃語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僇也行矣去汝東歸埽除墓地耳遂去歸郡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

按湯延年兩人皆西漢酷吏不謂乃皆有母然余

以爲湯毋誠慧及湯存乃未嘗一言戒之以放於死而猶懟然出詞非坐罪其子也毋要是剛悻婦人湯惡毋與有助焉若嚴延年毋則信可謂賢知耳雋不疑爲京兆尹毋每行縣錄囚徒其毋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人耶不疑多所平反毋喜笑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毋怒爲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嚴毋乎當與此毋同傳芬芳彤史其子不如也

衛青爲將雖起自人奴然能小心愼密謝遠權勢迄

衛青二事可紀

保全其功名可録也今紀其二事蘇建嘗説青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嘗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又青嘗出定襄蘇建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奔降單于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青青問其罪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

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
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今建以數千當
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
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靑曰靑幸得以肺
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
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
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爲人
臣不可專權不亦可乎此兩事使威福之柄一歸
人主恂恂有古良將風信越不及也史稱其以和

漢李廣以簡易治軍

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嗟夫使青之賢有稱於天下。縱不爲國禍亦豈其身家之福哉近世休寧程公信以兵部尚書。提督軍務。討貴州山都掌蠻時詔以便宜付公。公自發兵至凱旋。不爵一人。不殺一人。同事者以爲言。公曰。刑賞人主之大柄。懼閫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若幸而事集。又竊弄之。豈人臣之道也。其事頗與青合

漢李廣以簡易治軍。程不識煩。故士卒多樂廣而苦程不識。而程不識終不以己煩。而爲李廣之簡。唐

汲黯為淮陽太守

郭子儀以寛和治軍。李光弼以嚴。故士卒亦樂子儀而憚光弼。而光弼終不以己嚴為子儀之寛。將有常道。程李是也。廣材氣勝。子儀德度優。故有易常以成功。不可以訓

汲黯坐免官。隱於田園者數年。召為淮陽太守。黯見上泣曰。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臥而治之。黯既辭過大行。謂李息曰。黯棄逐

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然御史大夫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專阿主意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何公與之俱受戮矣息畏湯不敢言黯治淮陽政清後湯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與諸侯相秩居淮陽十歲而卒陳子曰談者以武帝之言遂謂黯薄淮陽也以今觀之豈足以窺黯之衷哉黯先位列九卿徒欲復得其處在帝左右庶得為天子袪殘若湯者耳其告李息之言蓋以已之不得

而復望之人眞無所不用其至也哉昔史魚不欲以其身既死而忘事君之忠故托其子以告於君而退弥子瑕汲黯不欲以其身既逐而忘事君之忠故托其友以告於君而去張湯夫忠於其君寧賊於君之側而安之至其身殆有所不計者矣又曰世徒稱汲黯薄淮陽守廼長孺何嘗薄淮陽守居十年而政愈清郡遂逾大治果薄而勿爲即一日懸也况十年耶黯未嘗薄淮陽而武帝薄黯矣瓜而不代以迄其世何也且帝胡以抵息罪非以

息嘗受蠙言湯耶。夫受而不言者罪。言之者不加召。又何也

田蚡奉邑食鄃

漢田蚡爲相。其奉邑食鄃。時河决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蚡以鄃居河北。河决而南。則鄃無水災。邑收入多。言於上謂河决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是以久之不復塞。唐武三思食邑在貝州。時屬久陰多雨大水。刺史宋璟議稱租庸及封丁。竝合捐免。三思慮其封物。遂令宰相崔巨源駁以爲穀稼雖被湮沒。蠶桑見在。可勤輸庸調。由是河朔戶口。

孝謹之業自石慶貽

頗多流散。古之忠臣。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亦有捐家以赴國之急。小人則不然。爭利於畨甲。而貽國之害於丘山。亦奮而必爲也

史称石慶爲丞相。諸子孫爲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按慶子孫同時二千石。至十三人。其視萬石君時。爲萬石者更幾慶爲漢相。三公之位。不深惟國家之重。廣進天下之賢材。以自輔益。乃多猥用其子孫。二千石官尊極富。至十三人。此十三人。慶存以恩進。慶死以罪

武帝知多欲不宜君國子民

廢。非有特達專進之才。[illegible]也。徒以慶父兄故私庇用之。且慶方在位。而丞相史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守。多為奸利。三河尤甚。而河東太守乃石丞相子孫。慶無萬石君教子孫風矣。其專權行私縱恣若此。又何得醇謹称乎。然則孝謹之衰。實自慶始。班史咎其子孫非也

趙王彭祖取江都易王寵姬淖生一男。號淖子。後薨時淖姬兄為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侯昌。對曰。

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邑。趙江都親孝景子。趙弟乃不醜辰羆事乎。漢氏無家範矣。昔晉文公問原守於寺人勃鞮。柳子厚以為失問。武帝問立王於一宦者何也。然淳宦豎曾不以已甥。蓋其多欲之敗賢於長孫無忌矣。武帝知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已有天下。而覩反啞賴長孺之言。以斯知克己難也

武帝尤信越巫

風俗通。武帝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為言。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咏經

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此與唐傅奕令胡僧說已大類事有無不可知予以爲就使有之而仲舒不能懲之若無乃朝服誦經若作而自張者然得無猶有媿於中耶仲舒卦巫自詛蓋將以身悟武帝武帝親見越巫之詛不能行於仲舒而異日乃卒以巫蠱之惑至於逐妻殺子而不恤邪說之能移人而惑之不可開也如是按隋唐嘉話唐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善呪術能生死人太宗令於飛騎中揀此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傅奕曰此

邪法也不犯正若使呪臣必不能行帝召僧呪之奕初無所覺須臾胡僧倒地若爲所擊者更不復蘇

武帝為戾太子立博望苑

武帝爲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故多以異端進者戾太子之禍所自始及觀西京雜記景帝爲太子而文帝亦嘗爲立思賢苑以招賓客且博望之死至成帝建始之二年始罷則漢固以爲故事矣豈儒衣冠四老人者從太子游在高帝之世後世遂相沿以爲當然耶夫愛子者爲遴師傅而教之

武帝託後嗣於霍光金日磾

乃殉私溺愛使自爲引援其黨也不有植黨之嫌必有非類之害可不懼乎故微事之成則唐之弘文足以辨揚聲名漸致奪嫡若事之敗則漢之博望足以收召快異遂爲禍源

漢武帝道揚末命託後嗣於霍光金日磾兩人光華英戚冑而秺侯狄孥也然能恭慎以事其上明哲以保其身者秺侯也博陸仰之懸矣或曰何言乎日以已事校之光縱子奢侈而日磾教誨兩子有法子爲帝弄兒適見有自殿下與宮人戲惡其淫

亂輒殺之杜其漸也曰磾殺兩子以杜亂而光赤及族以亂故曰磾不賢乎光陰妻之謀立女爲后而日磾不肯以其女入後宮故女無專庭之寵而族亦無滂池赭宮之禍曰磾不賢乎莽何羅之變日磾殺何羅功方光爲烈武帝遺詔並酬兩侯而日磾以昭帝少固不受封蓋寵利而不居勳勞而不伐曰磾有之而光且自愽陸侯廢王立帝益封萬七千戶居之不疑由此觀之夫光賢何可望日磾乎